

## 缅怀恩师汪国瑜先生

○胡理琛（1962建筑）



作者胡理琛（左1）与汪国瑜先生（左2）

2009年冬，京城最冷的时节，汪又绚来电话，说是她爸爸（汪国瑜先生）因肺癌晚期住院抢救。这消息突然袭来，如剧烈寒风，凛冽刺骨，令人心痛。

汪先生生日与国庆同时。2009年汪先生91岁大寿时，我向他电话拜寿，他不是还好好吗？我问候他：“您近来身体都好吗？”他反问：“你听我的声音如何？”电话里先生的中气十足，还要我代向杭州的几位老友一一转达问候。他的记忆力之强、思维之敏捷，令我自叹弗如，怎么一下子就不了行了呢？

恩师汪先生的健康长寿是我的最大心愿，我最怕听到的就是他生病的消息。结束了与又绚的通话后，我放下手头工作，连夜飞往北京，次日上午即赶到海淀医院的重症隔离室，汪先生隔着玻璃看见我，

就惊喜地睁大眼睛并做出想探身的姿势。我赶紧走到他的病榻前问候。他戴着氧气面罩吃力地连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见他呼吸困难，我请他不要说话，我说了许多宽慰他的话。此时，我的心头不由得浮起一片悲凉……

这时，师母赵为钊先生和又绚将刚从出版社取来、尚未上市的《汪国瑜画集》和《半窗墨迹》代汪先生赠送于我。我作为第一位受赠者，师生情谊，难以言表，仅仅“谢谢”无以答谢这比金子还贵重的礼物。

重症隔离室的探视时间有限，汪先生的呼吸又是如此困难，我只得忍泪道别，而这一离别，我将再也见不到他慈祥的面容了。

以往每次进京，必去探望汪先生，在他的书房“半窗斋”聆听他的教诲并欣赏他的新作，获益良多。听他讲新作的心得；欣赏黄山云谷山庄设计草图；欣赏他一生积累的速写手稿；请教他如何练就秀美的书体，他嘱我正楷练唐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隶书练东汉《曹全碑》，行书练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等等。我曾多次邀请汪先生来浙江指导规划设计，只要精力体力许可他总是有请必到，西湖、普陀山、楠溪江等山山水水都留有他辛劳的足迹和宝贵的指点。浙江美院（现中国美院）师生曾在他的个展和草图技法表演中领略了汪先生建筑画的风采……但失去恩

## □ 怀念师友

师，这些也随之不再了。

汪先生为人儒雅谦逊，为学广博精深，为师诲人不倦，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。汪先生总是给予而不求索取，一生与世无争。

我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六年中，有幸拜读于汪先生门下整整三年，且是最关键的后三年。进入大四时，蒋南翔校长指示为保证外国留学生的教育质量，各有关专业设留学生特别班，挑最优秀的老师执教，每位外国留学生由一位中国学生陪读。故此我从大四起直至1962年毕业均在留学生特别班陪读。期间，三年建筑设计课一直是汪先生执教。我记得，第一次见汪先生印象特深。1958年他刚从苏联考察访问回国，西装革履、仪表儒雅、相貌英俊。后来，1959年清华大学建筑设计国家大剧院、国家美术馆等国庆工程，处处可见汪先生的精彩手笔。汪先生是清华建筑系公认的名师，得知由汪先生执教真是喜出望外。所谓名师出高徒，我暗自下决心一定好好跟汪先生学，再说我还负有陪读的任务，因此我的学习也是格外认真。

汪先生既是名师又是严师，他治学极其认真，要求极其严格。汪先生的授课从削铅笔和运笔开始：如何使笔尖始终保持尖锐，如何使线条粗细自如，如何画线横竖匀直，如何控制笔触的缓疾轻重。汪先生一一纠正我的不良习惯，分别传授铅笔、炭笔、淡彩、色粉、色纸等建筑绘画技法，以及建筑配景：如何画千姿百态的树木、各式各样的树干、枝条、树叶，如



汪国瑜先生为胡理琛题字

何画花画草、画人画车。汪先生示范时，手把手地教。汪先生尤其强调要养成一种随时随地讲究构图的严谨作风，他要求画面完整，每张图纸，即使是一张一般的草图，无论平面、立面、透视，均要求能在任何时候脱手都独立成画，绝不允许养成随心所欲瞎画的恶习。这对我作图作画养成良好的构图取景习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汪先生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：方案图非徒手草图不收，并且方案图不配透视图亦不收。他还要求透视图必须是准确求出来的，而不是随意勾画的。这种严格训练，对于我形成快速求透视的基本功，和在设计过程中判断真实的透视效果的本领以及速写能力，是决定性的。1980年我参与杭州西湖湛碧楼的设计竞赛，一天之内画出了室外室内十几张透视图，而且是古典园林建筑的透视，同事们无不啧啧称奇。这都是清华汪国瑜先生严谨执教的结果。

汪先生十分重视培育学生的素养，常常要让我们自己来评议分析方案的优劣，分析构图，分析比例、尺度、色调……要

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、逛街游览中，随时随地对建筑及其空间环境进行分析评判，教我们从民居建筑中汲取营养。汪先生的呕心沥血和倾囊相授，培养了我终身受用的基本功和学术研究能力。他那“佳者借，美者留，丑者裁，俗者隔，缺者补，错者移，繁者简……”等精辟的作画美学艺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，至今仍是我面对空间视觉环境的基本美学准则。

当时我对于学业也如饥似渴。有人说我的画风像汪先生的，我自知远没有学好，但确实是认真学了。到毕业时，特别班其他的中外同学答辩已经结束，轮到我已是最末一位了，汪先生说了一声：“免了！”不经答辩就直接给了5分，这在清华也是少见的，算是对我的学习成绩的一种认可吧。

对汪先生授我的看家本领，我感激不尽。而汪先生不仅教我学问，还对我的生

活无微不至地关怀。他知道我兄弟姐妹多、家境困难，每每给我改图时，都留下几张草图纸以解我的窘境。更令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是，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，汪先生从家里带来一大罐师母煮的黄豆送我，这是国家特配给教授补充营养的，先生却送我了，这是何等的关爱啊！我感动得潸然泪下，说不出话来。

汪先生学识过人，但从不开张，送我的墨宝也多题“宁静致远”、“淡泊明志”、“陋室铭”，与他低调谦逊的人格完全一致。汪先生不仅言传学问，更是身教做人。在我的心中，他的为人是那么完美，他给我的恩情是那么厚重。他不该走，我真舍不得他走，但他还是无可挽回地走了。我再也见不到他慈祥的尊容了，再也听不到他谆谆的教导了……

我永远地缅怀他，恩师汪国瑜先生。

2011年3月18日于杭州

## 著名冲压发动机专家刘兴洲院士逝世



刘兴洲院士

我国航天动力事业的奠基者之一，著名冲压发动机专家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刘兴洲因病于2011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9岁。

刘兴洲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，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。196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航空学院获副博士学位。航天科工集团总公司三院第三十一研究所研究员、航天科工集团总公司科技委顾问。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